

感受“晴雨皆安”境界 解码东坡处世智慧——“让我们聊聊苏东坡”公益讲座侧记

■本报记者 孙 震

4月4日、5日晚,“让我们聊聊苏东坡”公益讲座在郾城区孟庙镇五里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会议室举办。洛阳市妇联兼职副主席、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品牌活动部主任、洛阳郁文书房负责人郑凤玲以《十年生死两茫茫——苏东坡和他的亲人们》《亦无风雨亦无晴——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为题,带领大家走近苏东坡。我市70余名读书爱好者到场聆听。

“苏东坡拥有旷世奇才,却在仕途上几经坎坷。他没有自叹怀才不遇,而是心胸豁达、随遇而安,游历大好河山,留下千古名篇……”郑凤玲分享了苏东坡和他的亲人、朋友的故事,“父母始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开明、有爱又有趣的家庭氛围对一个人性格的塑造十分重要。苏轼被后世文人誉为‘人格完美者’,和他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郑凤玲认

为,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知书达理、端庄贤淑,在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成才之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宋史·苏轼传》开篇就讲了一个程夫人育子的事。苏东坡十岁的时候,父亲外出游学,母亲便教他读书。一天,程夫人在读到《范滂传》时感慨不已,在一侧的苏东坡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会同意吗?”程夫人听此言后说:“你能成为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从那时起,苏东坡就发奋进取、博览群书、心怀天下。

“每当读到这里,我都非常自豪。因为范滂就是汝南郡征羌县(今召陵区青年镇)人。据《郾城县志》《舞阳县志》《临颍县志》等记载,漯河在历史上涌现出的廉吏、义士300余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郑凤玲还谈道,苏东坡背后的另三名女性对他取得的艺术成就也

功不可没。原配王弗颇有文化,聪明而沉静。苏轼读书时,她就陪着,“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往往能从旁提醒。继室王闰之也十分贤惠,她对王弗所生的苏迈和自己所生的苏迨、苏过一视同仁,“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侍妾朝云更是苏轼的知己,知道他“一肚子不合时宜”。故而朝云故去后,苏轼感伤“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在分享苏东坡和朋友们的故事时,郑凤玲着重谈到了苏东坡与马梦得的友谊。苏轼被贬到黄州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过寺庙、官驿。同在黄州的马梦得就找到太守徐君猷为苏轼在城东批了五十亩废弃已久的营地。这块地被苏轼称为“东坡”。苏轼领着全家在此开荒,养牛种粮、栽桑植柳。后来还建了座房子,苏轼将其取名为“雪堂”。

两晚近4个小时的讲座,现场的听众

听得入神。在交流环节,苏辙31世孙、我市文学爱好者苏焕祯认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文学上造诣极深,虽同出一源又各具特色,人称“凝练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颖滨”,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如此高的成就,正是缘于他们有好

的家风家训。郑凤玲说,她是郾城区五里庙社区人,1998年大学毕业后在洛阳工作和生活,但也常回老家。每次回来,她都能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但无论怎么变,“漯河”这两个字在她心中都是非常特殊的存在。更让郑凤玲感到惊喜的是,在漯河,有不少公益读书班带孩子学习传统文化,书香氛围浓厚。此次她受漯河论语读书会的邀请回漯讲座,就是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人爱经典、读经典,享受读书的乐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书香漯河”建设贡献力量。

刘金涛新作《悠悠金水情》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4月7日,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时代报告》杂志社、漯河市文联联合主办,《奔流》编辑部、漯河市作家协会承办的刘金涛中篇小说《悠悠金水情》研讨会在郑州举办,众多文学界人士会聚一堂,展开深度研讨,现场气氛热烈。

研讨会上,大家认为,这部作品是对当下社会心理问题的一次深刻剖析,具有

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与时代价值。

近日,这篇小说在《奔流》杂志2025年第一期头条位置发表。

“《悠悠金水情》讲述一位退休教授积极融入社会、运用专业知识帮助青年创业者解决心理问题的感人故事。”4月8日,刘金涛告诉记者,希望这部作品能鼓励更多老年人发挥余热、奉献社会。

今年56岁的刘金涛是漯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成果丰硕,已发表近百万字作品,其长篇小说《漯河滩》广受好评。谈及《悠悠金水情》的创作缘起,刘金涛透露,他爱人是大学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他们经常一起到社区开展公益心理咨询活动。在活动中,刘金涛了解到有不少人曾受到心理问题困扰,希望能借文学之力唤起大众对社会心理问题的重

视。2023年,他开始创作小说《悠悠金水情》。

该作品4万余字,生动讲述了大学心理学教授孟德民退休后扎根金水河畔,运用专业知识帮助青年创业者解决心理问题的感人故事。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和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是一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主义力作。

漯河作家（作者）作品推介

感受沙澧河畔的万家灯火——仲信诗集《在寂静中聆听》读后

络电子版,每每遇见现代诗,我都一翻而过,从不认真阅读。当我看到仲信先生诗集《在寂静中聆听》时,却被其凝练的文字、真挚的情感、空灵的意象所吸引,禁不住眼前一亮。

现代诗的主流是自由体新诗,形式自由,意涵丰富,意象经营重于修辞运用。与古典诗相比,虽都为感于物而作,但其突破了古诗“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特点,更加强调自由开放和直率陈述与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近日,欣闻《水韵沙澧》丛书出版发行,其中仲信先生的诗集《在寂静中聆听》“细致入微,情感动人,将过往岁月和人间烟火都写成了诗,凝化为思(周瑄璞《水韵沙澧》丛书序言)”。我在惊叹其精巧之余认真阅读,总体感知是内容深邃、意境悠远,给人以力量。

《在寂静中聆听》分“希望和痛”“烟火之间”和“庚子记忆”三个篇章,收集了作者十多年来创作的近300首诗,描绘出现代城市的生活景象和现代

人的内心感受,反映了新生活,表现了新思想,体现了作者广泛的兴趣和高雅的情致。“烟火之间”中的诸多作品,体现作者扎实的文风和对生活的热爱,多视角描写出颍颥大地丰厚的历史遗迹和先祖的文化遗存,呈现了漯河的沧桑岁月和作者的乡土情结。

用艺术的眼光来看生活,生活必定是一首诗。郑板桥在画竹时曾总结了自身体会:“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从竹子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象中得到启示,将“眼中之竹”(艺术感受)转化为“胸中之竹”(艺术构思),借助于笔墨挥洒成“手中之竹”(艺术表达)。绘画既是这般,写诗也莫能外。大到国家兴亡,小至旅游、赏花、朋友、思乡都能成诗。“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看古人的诗如此,读仲信的诗亦是如此。

诗人是特殊的群体,虽说人人都可以诗人,但做到真正的诗人又何其难

也!古今中外爱写诗之人,必是多愁善感的、善于捕捉的,是狂放的、细腻的……在这一点上,仲信先生正在努力做到。

唐代“苦吟诗人”贾岛曾创作一首五言绝句《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诗人经十年辛苦劳作,磨出一把利剑,剑刃寒光闪烁,只是未试锋芒。如今取出给诸君一看,谁有不平之事不妨如实告我。此处的“剑”,是托物言志,抒写作者十年寒窗磨炼才干的一生涯和远大的理想抱负。

仲信先生历经十多年“磨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本《在寂静中聆听》的出版,将有裨于沙澧大地的文化繁荣。行文至此,又似乎意犹未尽,一片诗情油然而生,便用笔者熟悉的古典诗连缀四韵,算作结语:漫云冲动少年狂,灵感思维绕寸肠。句觅清新一卷,诗吟现代寄千行。剪裁文学萌芽色,织染青春浪漫章。留取家乡泥土气,引来沙澧韵流长。



■沈进华

对于现代诗,我是个门外汉。因为个人的文学偏好,我大概已有20年没有读过现代诗了。无论纸质版书籍还是网

留住生命中片刻的冷暖——《在寂静中聆听》后记

■仲 信

文学圈里好像一直有人在讨论写作的起始年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十多年前,友人发现我写的诗歌发表在报纸上,觉得很惊奇,因为那一年我已经接近知天命之年。

其实,我对写作的兴趣初萌于青春期。初中三年级时的一天,我突发灵感,利用中午时间杜撰了一篇小说——一个青年工人的爱情故事。兴奋之余,我把稿子寄给了省内的一家刊物。星期六放学的时候,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叫住了我。他从办公室拿出一个信封,问我不是给这个刊物投过稿。我立刻羞得无地自容,生怕老师拆开看我的“小说”。好在老师没有“为难”我,而是给予我以中肯的指导与鼓励。经过退稿信,逃出校园,我愚笨的心才算落了地。

一年后,我被录取到豫南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中专上学。一群懵懂未开的少男少女受时代之风的熏染,共同创办学校的文学社,写作成了我们疯狂追求的梦想。至今,我还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版的《青年诗作》《青年诗选》等。那时,我主要写诗歌,虽然对朦胧诗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对舒婷、北岛、顾城的倾慕不亚于对艾青、郭小川、李瑛的崇拜,歌德、普希金、拜伦的作品也在我的阅读范围。

踏入社会后,实用主义占据了人生的绝大部分领域。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忙碌侵蚀了青春的浪漫,宦海浮游、年

岁渐长遏制了文学的萌芽。直到48岁这一年,我转入政协机关工作,主要从事我喜爱的文史工作,形象思维又逐渐膨胀起来,履职闲暇又拿起笔记录人生轨迹、抒发岁月感怀,写了一些自己认为可以登上台面的诗文,间或见诸报端,偶尔幸遇奖掖。

《毛诗序》有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是而论,诗歌所表达的似乎都应该是宏大的命题。对于诗歌初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个难题。然而,再明亮光鲜的生命相对于漫长的人类史和浩瀚的宇宙而言,也只是一个瞬间,广大的诗歌初学者正是从生活(或生命)的瞬间感受中获得了向缪斯献祭的机缘。

诗歌创作,道阻且长。虽然已是花甲之年,我仍是学诗路上的新人,十多年来,一直徘徊在神圣的诗歌殿堂之门,创作也呈现出踟躅不前的状态。曾经拿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向当代诗人们求教,或曰“缺少阅读惊喜”,或曰“意象沉淀不够”,皆一语中的。侥幸也受到一些语言和思想性方面的肯定。如果说语言锤炼有所进步的话,大概率应该归功于字圣故里许慎文化的浸润;如果说思想性有所拓展的话,那也是得益于职业和生活经历的“酿造”。但是,这无疑给了我在诗歌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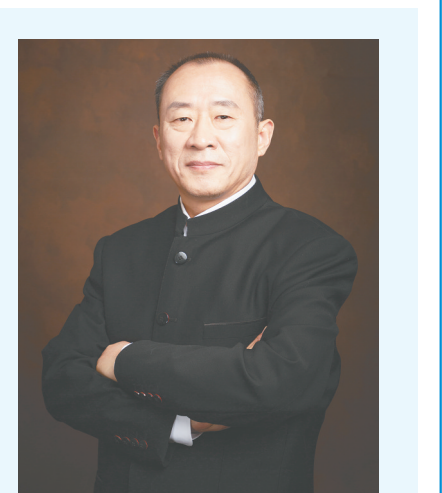
回首这些年,我大量的诗作都来自于片刻的冷暖所产生的瞬间灵感。在冗

长的日子里,片刻的冷暖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经意的,但总有一些片刻让我感受至深、不忍忘却。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日积月累,竟然留住了千余首习作。翻阅这些幼稚的诗作时回味那些平平淡淡的日子,那些令人欲罢不能的心灵感悟,让我更加真切地感知当下的满足与缺失、珍惜不可妄想的来日。这也应该是诗歌的功用之一吧。正因为如此,我愿在余生里,继续做一个诚实的记录者,用愚拙之笔留住生命中片刻的冷暖。

人到中年,看人看己也会冷静一些,阅历的丰富让我不得不有一些自知之明。回头看看、想想,青春期的冲动是盲目的,就连中年之后的许多经验也是虚伪的,总是逃不出沽名钓誉的诱惑。衣食无忧、得过且过的日子何来对生命的真切感知?离开了真诚,所有文字都是没有价值的。我粗浅地体会到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苦恼。也曾经有同事、友人鼓励我把诗文整理成册,付梓出版,我一直谨慎诚恐,未敢狂狂。

2023年10月,漯河日报社副刊编辑陈思盈计划组织一批沙澧写手出版一套丛书,受编辑抬爱,我参与其中。家人也鼓励我把旧作挑选订正一些,给自己的花甲之季留一个纪念册。爬梳剔抉之时,我依然心怀忐忑,不敢正视夜空中缪斯的眼睛,只能期望地给予我宽容和激励了。

献上这本集子,给诗友树标靶,给自己立警策,也祝愿以贯湖为美善、以字圣为骄傲的小城有更多的人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或是站在生活的高岸上为那些文学路上辛勤跋涉的人热情欢呼。



作者简介:仲信,本名鲁镇印,1965年生于许慎故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近知天命之年重拾少年梦,以诗文记录人生轨迹、抒发岁月感怀,结缘贤友、喟叹人生。其习作散见于《奔流》《参花》《河南诗人》《长江诗歌》《文学百花苑》《漯河日报》等。



“全民阅读·书香漯河”推荐书目



《一日顶流》 石一枫 著

互联网时代,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流量是锦上添花还是一种枷锁?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存的发展方向如何?小说试图打通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去探求答案。虚拟世界如何成就人也摧毁人,如何一步步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甚至成为现实?作家石一枫借一个“社恐”顶流出逃的故事,全方位扫描互联网时代的众生相和心理趋势,书写当代中国人的互联网生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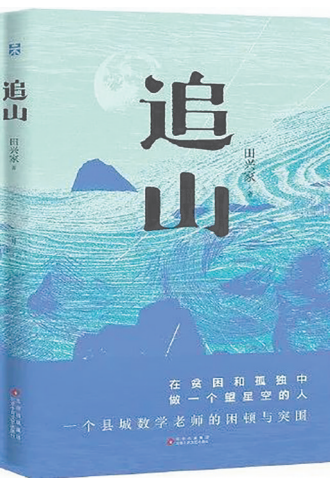
《逍遙游》 班 宇 著

《逍遙游》放弃了以悬疑色彩来匹配转型过程中东北城市的固有气质,而是用更为家长里短的口吻,一点一点抽丝剥茧,塑造出一个更加生活化的东北形象。两种叙事手段或许并无高下之分,但为棱角分明的冷峻城市注入生活的烟火气,无疑更能贴近读者的内心。



《雪夜》 杨 林 著

《雪夜》是杨林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讲述了主人公的一个高中同学因抢劫银行而被判死刑的故事。尽管没有遭遇财产和人身的危险,但主人公的心灵却经历了一次冒险,展示了“底层平民”和“成功人士”在相同的精神困境中的相遇。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生存和理想的深刻思考,还是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



《追山》 田兴家 著

《追山》是“90后”青年作者田兴家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入《追山》《病中树》《月明星稀的晚上》等10篇作品。《追山》写的是一个曾经因为赌博导致家庭变故的青年的生活。离婚、父亲去世才让“我”改掉恶习,一心经营父亲留下的果园,而女儿作为纽带,也将“我”和前妻“绑”在一起。以前追山是为了找寻赌博的场地,现在是开始变为追求一种团圆美好的生活。



《毕业季》 傅 星 著

《毕业季》里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的上海,聚焦于上海某中学毕业班的七位学生,他们各自家庭不同、身份不同,即将根据各自的“档次”走向不同的人生。剧作家傅星将整个故事浓缩在了从草率毕业到等候分配这段既自由自在又令人煎熬的时间。在故事的尾声,用三言两语交代了小说里七位主要人物毕业之后的人生概况,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回望了慢慢清晰的有关一代人青春的历史。



《玲珑塔》 苏枕书 著

《玲珑塔》是青年作家苏枕书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七篇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作家以细致而隽永的笔触,描写时代变迁中的个人沉浮、知识分子女性的精神探索与生活图景。“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女性在一层又一层喧嚣的“玲珑宝塔”中穿行,挣扎于精巧与虚空之间,探寻属于自己的出口……